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天祿閣外史

一之四

五十三

天祿閣外史序



讀本記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
象明裕寡而盡美婉而成章得國語
左氏之體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之
雄而無其陋皆孔氏之遺言逸論而
書史之所不載者也試讀一過誠有

令人毛髮冷冷凜然透骨精神爽達
樂而忘倦者春華明而秋雲敷江濤
雄而蛟龍鳴一造化自然之昭著豈
人之所能與其工哉考之當時與叔
度竝舉孝廉如周子居艾伯堅郅伯
當封武興盛孔叔此五人者皆產於

汝南而文章事業寥寥無聞而叔度
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人
紀真漢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
見推於林宗受式於元禮而一時諸
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恒有於
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弘萬卷

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洎學士乃得之祕閣典籍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況叔度之高駕又非漢之諸侯王所

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於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似或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烈而不敢言託爲此書引類屬諷言之

者無臯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
予承乏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
此某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
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去日與仲山
徐公論文林下因檢出以示人僉曰
是不傳之祕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

私寶之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
之簡端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
溪王鏊撰

卷一

外史目錄

卷一 賓韓文二
十一篇

巡幸

燕言

交情

兵法

祝頌

去惡

機論

形勢

災異

問兵

寵倖

智論

讒說

愛憎

論學

難進

妖孽

世子

賢妃

嫡庶

奪嫡

卷二

辭受

闕邪

時勢

樂論

士論

玉論

重賢

論易

嶧山

君賜

出處

天文

卷三

名器

待士

齊姬

將才

封禪

畱賢

卷四

入梁

圖霸

辭爵

繼立

桃林

諫獵

受饋

卜諫

取謗

去就

去魏

卷五

遇樵

待樵

誅賞

盟會

琴論

燕居

僊論

外史
黨錮

見幾

上林

觀雪

汚吏

三軍

去秦

卷六

適晉

逆旅

傷時

謀國

防胡

一難

二難

三難

四難

五難

修德

董卓

蟾臺

貽書

卷七

至關

招賢

問疾

尊王

自強

平刑

黜陟

請金

辭爵

火災

避難

岷山

岷山

去蜀

卷八

去就

時勢

田獵

耻辱

漁論

色荒

晉使

陽山

歸韓

感時

外史目錄終

外史

目錄

七

外史總評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濟于國黃憲爲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樂道于慎陽之野帝幼時聞其名及卽位屢聘不就故天下號爲徵君帝後荒於政權移閹人黨錮蒙難海內騷然徵君寓遊息國有感於異鸞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爲已任退與子弟陸續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厥志微矣唐田弘曰東原黃叔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

非劉向楊雄輩可及此史流于晉桓溫惡其諷時譏世而焚之故此史往往不傳梁昭明太子慕其文以千金構於天下竟無所獲迄於聖唐此史稍出于素嗜經史百家之書嘗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乃歎曰天祿石渠承明著作之庭何先此史而創乎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疑之當時諸侯封建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盡合者如東漢都於大梁卽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詎有天子降而爲王乎況叔度本一含光蘊秀之士其却安帝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叔度有焉豈辭君聘而苟就諸侯之遇又必不然也大抵此史之作率多寓言憂國者非徒翫其文惟叔其志而已矣

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佐之才或以爲晉初竹木諸賢所未可知也

翼聖江氏曰史稱申屠蟠超然免於評論而黨錮之禍有至鬻身爲傭苟免誅屠者且侈爲幾先獨黃叔度歷聘諸侯王若廷標而樹招焉卒以無虞此所以

加人數等也當時諸賢固以顏子況之而宋儒亦以是科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叔度無愧色矣獨其文字稍有時詮不類東京至其忠國忤世卽事納牖有子輿氏之風晉人脫而疎于事必非所及

天祿閣外史卷一

漢 汝南黃憲著 宋韓洎贊

賓韓文

巡幸

天皇幸于蒼梧楊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徹政而玩世哲主不輕權而荒體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以觀諸侯也昔禹治水平壤區畫萬國以鎮民神故巡狩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瞻候雲之潤氣故臨九河而頌禹烈躡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

狩亦不得已驅馳車駕經越山川祀之以歲月者豈
荒於遊觀哉陛下龍飛初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
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初政之勤是矣安順之朝
貴戚怙寵以賣威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
尋以兵市無商賈陛下則以爲清淨之治饑民號泣
陛下則以爲雞犬之鳴由此觀之奸臣之壅也亦衆
矣陛下不悟其奸而高拱無爲以聽其亂又爲巡幸
之舉駐驂蒼梧輕玩萬乘涉不測之地匱楚國之財
通奸臣之隙而宮闈若壘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

增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納其
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

洎曰危言激論可爲諫君之法

燕言

徵君遊古息國寄慨而吟有燕憇于枯榆而言曰息
國無君吾子奚爲此遊也徵君聞而恠之乃叩曰汝
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鬼也是爲幽厲炎
災之室其將頽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遂飛於冀
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恠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

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靖奈
倉黔何燕言息國枌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
炎炎者傾汝其輔之憲也狷介不敢以徵天道悠悠
物有信然其恠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于言靈假于
物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徵君既作息
而歸見郭泰立于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
甫釣于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
爲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
不得魚爲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

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吾之憂
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爲士者
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窺子之意將王
室以爲壑諸侯以爲池洋洋然縱之而赴于壑是子以
王室爲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
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
託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交情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

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
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于野與
郭泰乘蹢躅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
之雪霏霏兮有客緇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臯
二子聞而凄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嘯而
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喜謂李膺曰甫久不
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曰膺以羈故不能仰挹清
範戾也久處僻壤每聞令音私自暢滌往歲發使者
賁以咫尺之書穢以不腆之饋亦惟是夢寐以相達

也子何辭吾以饋而報吾以書乎徵君答曰憲也聞
之貧者不報人以幣故辭于使猶報也夫饋甫以幣
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
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憲之下廬于斯也春秋之期
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爲嘗晝則
杜門有琴籍足以爲娛夜則寄臥有蒲榻足以爲安
豈復餘乎夫受而不報耻也不能報而受之亦耻也
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
耻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漢室

結難雖整步之儒咸効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奮鉛
刀之力而況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臥徵君謂曰林
宗已卜車于夢寐中泰應之曰聖軌賢轍一行一藏
時哉各努力也是歲梁冀作亂

兵法

有巨盜攻冥阨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
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錢于百
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羣盜將陷關司
馬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

有司聞之匍匐詣於徵君之廬以綺輿迎之徵君辭
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
以不諳國家大議盍訪諸奉高乎有司詣曰徵君王
佐才也何足辟讓賤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
愁歎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爲名屯於冥阨聞徵君
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誓不往是絕百姓以
乘寇也徵君笑安乎遂行徵君以綸巾玄服乘輿至
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
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爲利若以計却之猶開道而

放熊終爲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室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福也敢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攝之諭以兵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堠舉

烽關外鳥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閨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爲文六韜爲武今吾衆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畔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以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煙氣

昏慘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誼成列而不敢動司馬
龍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逼
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遙
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
橫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
騎馳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
衆追及見纓汗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
生爲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
匱一庫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祝頌

天皇封徵君以慎陽之田又以蒲輪玄纁聘之徵君
上表辭曰臣昧死言嚮者豺豕之勞奚補于社稷哉
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非劣而聽左右之譽賜臣以
慎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玄纁竊以爲禮遇之
過也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務光執節於殷湯二子
者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光竟辭而不就以
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堯湯爲棄賢也且有令名臣賢

非許由智非務光而有堯湯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嘉
非臣故草木落于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茂塵礫
沸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亦以休風之宣暢
而聖情之凝鬱也臣實慙焉是以荷日月之餘輝而
流汗交襟惕然而怖慄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
於輔弼之列而廁于吁咈之廷矣臣願天皇聖明慎
刑罰躬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鯁忠言之路容
臣于草莽歌詠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此臣
之所以仰祝于天皇也臣北面稽顙彌增感激待命
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
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謁老子於太清殿匈奴寇
雍冀二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誅徵君謂袁閔曰甫聞去惡木者易去惡根
者難袁閔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徵君
曰間者國家多故典刑蕩然得意而遷善雖忌忠而
必賞失意而渝怒雖寵佞而必誅薄賞厥忠故厚誅
之薄誅厥佞故厚賞之異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

賢不肖淆也夫淆不可以致士淆則賢者難爲清不肖者難爲濁故賢者死于憂患而不肖者死于安樂也淆其臣卒以自淆淆主在上則潔上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類顯焉紂戮比于佞臣用焉此皆不淆之主也戮賢而近不肖其過也閹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淆之其過也辭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慎到曰得馭者調其駁失馭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

韓洎曰梁氏旣誅單超徐璜左悺唐衡貝瓊等嗣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徒惡浮於梁冀五邪流衍朝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于漢室哉

機論

韓王見徵君徵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返國他日又見親以幣將於庭徵君乃就載以歸謀甫王室之策徵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有善奕者以奕說徵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徵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與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

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爲日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
之機過于奕乎曰何爲其然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
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
其形是機也員而神詭而變故善奕者能出其機而
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
制雖然此特奕之道耳若機之流于衆妙也肆而淵
乎羲皇得之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穡軒轅得
之而奠其兵勳華得之而禪其器夏禹得之而驅其
澤殷湯得之而陳其網周武得之而奮其鉞蒼頡得

之而洩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
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
之而精其射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雲其
梯甯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
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抱甕者惡枯
槔之機而不用然烏知抱甕之爲機乎由此觀之天
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于應物之所動手無形之源
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爲機而運諸侯于掌上銘
兆民于軌物經之綸之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噫氣

之雄風而解駭乎萬竅其機也如是矣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爲機賢者以禮信爲機謀士以術數爲機辯士以縱橫爲機此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握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聖賢之機者貴不可限子翁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盍奮而張之噫仁義之氣而解衆庶之鬱哉徵君曰吾將機乎

形勢

徵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爲天下樞者莫如韓

韓固戰國也宛穰襟其東大乘峙其南武關亘其西成臯鎮其北韓之形勢足以扞四面之敵通諸侯之盟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招則諸侯來若長江盤紆於中而九派之流爲之爭赴而下注也以韓之壤地視諸侯之疆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衆孰勇焉以諸侯之譽望視賢王之聲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于王之右矣自大禹創業于夏申伯受封於周楚子設險于方城秦人用武於南陽故韓之國實英雄致王定霸之壤也漢興凡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

爲羽翼新室翦漢二雄割據光武倚春陵而發跡更
始臨涓水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
當天之下樞昭之以令德修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
可以會盟諸侯而光濟王室夫南陽智士之所出也
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于南陽之衆與之謀國
而靖民以顯其業無使百里奚之事于秦而范蠡之
謀于越也賢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替矣夫
擁成臯之固以爲金湯採析邑之鐵以爲劒戟登魯
門之關以揮勁戈遏淮水之流以飲疲馬臣固知賢

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于韓王室之強弱係
于韓王室之安危係于韓王若不修德則王室必虛
必危必弱王若修德則王室必盈必強必安自然之
勢也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
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所以爲賢王計
也臣布韋之士蒙賢王二顧之殷遇臣以不次之禮
是以披素露膽于賢王之前也王其圖之

韓洎曰此篇乃徵君說諸侯王第一策忠義之氣
激揚慨切藹然於言外其視戰國蘇秦張儀之輩

真霄壤矣乎

災異

桐栢山崩淮水潰決棗陽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於徵君曰桐栢韓之巨鎮也今崩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徵君不答左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于黃徵君傲而不應是無禮于君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戾益矣是寡人不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徵君徵君方鼓琴韓王詣其館而謂曰叔度其涼哉何不

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徵君對曰臣聞之國之修短吉凶卜于龜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戾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得禮於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于山川遺戚王室寡人是懼敝邑三歲無稔邑將爲墟今桐栢告崩淮水潰決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傾我廬舍寡人雖象不能施號於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徵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茲賴徵君之明德以庥寡人幸毋棄也徵君曰

有是乎哉憲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
桐柏水溢于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
女之尸矯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莽王歎曰自
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徵君歛容而對曰彼
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
也豈惟韓國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匈奴寇邊
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問兵

韓王問兵于徵君徵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

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
用武之世奚事禮樂哉徵君對曰夫君子修文德于
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修武德于用
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
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鄰國無釁何以樹伯王之功
哉若以武雖强弱殊效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緩禮
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
師於召陵以聲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于函
谷以迎敵而足收六鼎之形孰非用武之明效哉春

秋戰國以迄於今談兵者雲集角武者標舉上則折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不可治于用武之世也明矣徵君奚隱厥術而不以誨寡人歟是使寡人無奮也徵君對曰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旌旗明之以弓劒節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戰桓文之兵昧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霸其身而天下

謂齊晉能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奚翅乎霸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聞其于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于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爲兵也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爲蟻蠆以刀鋸爲金帛苟有匹夫高枕而寐者天下皆以爲旃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昔晉文之伯不以兵車而爲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歸服是晉文亦禮讓之主而不黷於武特未能樂焉由

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徵君對曰召襄王于河陽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凌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號諸侯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之疆以賢王之風馭之伯不足圖也乘是時而懈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之止于伯而已矣且以後于晉文夫晉文之伯猶節制而當之以權也今賢王之權在天皇于王何有若淵默而修德則賢王之權歸矣韓王曰善

寵幸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于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徵君見韓王于黃翼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而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卽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爲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王曰徵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妾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

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
二姬猶能辱憲況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
向屏而泣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
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
於屏五舉壘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
辱徵君也樂之音重于笑徵君之辱亦重于笑是妾
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爲徵君無所
報于韓矣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
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王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

寡人命二妾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
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笑
然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今
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爲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
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
命之樂而罰之以逢旦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玉壺況
瑟紫英彈箜篌以觴奉徵君酒激于地徵君曰臣不
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主之尊不能使二姬
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卑卑而崇寵也臣故不

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
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疑耶取觴而飲
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
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寡人是密非以偕
樂也而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懟寡人是徵君之
捐過矣徵君辟席而對曰噫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
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
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
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

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慝誅暴亂使盜跖可化
爲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
竹之奉夜不遇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
國故珠玉爲塵錦鍊爲灰綺幕鏤床棲于浮雲寶瑟
笙篴寂于煙露富貴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
而昵冶容臣竊以爲賢王之蠱也韓王有慚色徵君
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
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讒之

智論

徵君憂二姬之讒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蜉蝣同出于陽而不爲尺蠖之鳴黃雀青蜓同翔于空而不爲黃雀之舉鯢魚蝮蛇同潛于水而不爲鯢魚之化若此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蜉蝣之安于默蜻蜓之限于飛蝮蛇之困于遊者彼亦烏知尺蠖之鳴黃雀之舉而鯢魚之化也唯不知故以類羣而不毒是萬物之淑慝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則必慕慕則必傾焉惟人靈覺于物故無大愚亦無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

殆有殆而不窮窮則必復若玄王素主之於凡庶惟無所大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以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揚勞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羣處囂囂然以頤之爾矣昔傲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以靖而不夷魍虎之於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隕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德與智合以光耀于天下而銘偉功亦命使之然也豈惟玄王素主之異于凡庶哉今有愚夫老於田野

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攘其室者亦盜賊無大智也況於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鄧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賜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之時是使齊桓晉文笑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議于後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爲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婉奕而長歎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讒說

二姬以計去徵君讒于韓王曰妾聞諸侯皆寧則不可畜士以養釁百姓皆瞻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東遷之弱藩籬無犬吠之傲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盈于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倉廩蓄以百萬宮室之麗積以蜀青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聲畢陳於前妾得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許侯

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于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
爲終身之樂以昌後胤不亦善乎今遊說之士不顧
君之後胤而取耀于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
勤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磨
舌於諸侯以要顯譽釣空業而爲賢進而若惴退而
若憂得齊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計而通于秦在路
則御者爭之而不耻在國則順者揖之而不額吐譚
縱橫乍喜乍怒似蘇秦蔡澤之詭行也以妾料之不
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于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

哉君速布令于國中以屏遊士之跡且無潛於鄰壤
是絕釁也逐說而絕釁則君與妾均是福也幸無忽
焉韓王曰子素不昵故說士不遊于國向者徵君謁
子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疇昔之泣而加惡耶夫
徵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於天子其才足以
賓於諸侯其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謀足以安于社稷
不可惡也子其亮於是汝二姬毋佞明年韓王遊雲
夢之山與徵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鸞之歌歌曰雙
鸞遊兮紫庭朝囀囀兮春陽鳳舉兮雲夢悵寂寞兮

哀鳴歌竟遂縊于宮樹而死

愛憎

韓王與徵君遊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死謂徵君曰咨乃命左右旋駕徵君因問韓王曰王之歸爲二姬乎不然何返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從王以歸而待王于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二姬不疎于側宴則忘酣臥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于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

懟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徵君對曰王爲雲夢之遊也何不舍臣而携二姬乎臣以爲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乎豐山二姬進清冷之泉寡人遊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于伊洛二姬進魴鯉寡人田于狼臯二姬進雉羹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爲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徵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畫眉之妾五七卷髻之女二八亦無以爲也徵君對曰王以二姬之死猶鬱而戚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爲飯牛之

歌而不得君死于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
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徵君曰使王之遊旣無從士又
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于宮士死于境
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人
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徵
君曰夫從事于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懼其
讒姬必憎其狎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
也王命駕而遊姬在爲士者憤而死之苟達於王王
亦能以寵士之情愬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
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跡也小哀則戚
大哀則涕不可僞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
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
于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姬亦以臣之故而
怨王是二姬爲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悔
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
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
遂遊鹿臺而還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閭生七歲而雋讀書于無閭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爲玉鬼也寡人覲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閭生學於無閭必其以孔子爲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閭生卽臣之弟子李玄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取于博韓王軒然

仰笑而墮冠曰徵君果以無閭生爲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閭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遇無閭生無閭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爲其然也無閭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壁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于衰騁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猶

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
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石梁也溢
于潮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
斃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
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
于梁烏得爲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爲越
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鴟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
惑焉韓王拊髀歎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於
子矣無閭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

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徵君哉二姬失亡實戚寡人子
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徵君故
寡人三陳醢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
是歲日食旣君子曰易明式微

難進

徵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徵君以二姬之故
七日不臨何捐棄也左右告徵君徵君答曰甫欲見
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
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甯戚曲于平

齊而後相難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
雖然夫賢士行一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爲之舉憂樂
者吾道之門也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
不驟違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驟違其志則
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讒有
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蠱於前而哀於後是耗氣徇
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昏徇志而未
匱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
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爲之用哉所以鼓琴七

日而杜跡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弘以納機
倜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
有梃焉召而後見時或舉二姬於心況不召而往見
胡可暢也得無惡乎左右以其言復于韓王王以牢
享之侍而問政朞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廉道不拾
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于王王立爲姬而寵之

妖孽

徵君遊崆峒之山見一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炎之
室其棟將頽田爲戰場奸雄啼徵君聞而怪之命從

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爲
鳩飛于巖木之顛從者匍匐而告曰此何異也徵君
曰吾聞國將亡聽于神今二老之謠非人之言也又
化而爲鳩其恠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依鳥而爲鳩
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
今外戚盛而主柄移羗虜獫而皇威伏賦歛急而頌
聲息災異虐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于朝夕可坐而
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
分祿帛于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窺王室之動靜而
陰鎮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舉誅戮愛臣翦
滅汙吏攘外夷而固中原盟諸侯而定雄業此誠一
時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遇風
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
也言未卒二鳩長鳴而逝徵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
書于圯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余聞謠于崆峒之
二老而知漢因以亡小子其識之乎

世子

韓王世子卒徵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權周岑曰子哭

世子也爲其賢乎徵君曰然日子之賓於韓世子未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與左右鬪鷄走犬以爲遊狎之樂此薄德也子奚賢之曰韓王暑而求凍饌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旣凍乃進于王韓王說爲之賦懷冰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風去冰室而命築鏡妝之臺甫是以悲爾周岑曰子何不諫曰玄也其在乎玄也其在乎

賢妃

韓王夢二姬與之遊王驚倚風侍寢而撫曰君寐弗

寧何謂也王曰吾方與玉壺紫英遊於香圃臨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墮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孌也倚風出幃秉燭而諫曰妾以爲君之夢商巖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旣死猶不愛君況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誤君生不願爲二姬伎死不願爲二姬遊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妾聞二姬有固寵之過有毀善之愆而又有怨君之戾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又蠱君于夢寐妾以爲

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昧死瀆
君君其念之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
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之詩何義也王異之曰汝
聞殆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于關雎基風化也
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
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
罔非善也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脣之
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
天下則文王之爲也吾誦關雎而思文王乎事殷之

心不渝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爲文王也夫是
之謂關雎倚風曰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賢才乎王怒
曰汝烏知吾之不哀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
怨于君而君哀之其死也負于君而君思之妾是以
則君未能也王乃歎曰吾不穀天賜以諍姬是吾福
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嚶嚶堂下韓王
與倚風撫瑟而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句踐之耻
而竊有志焉乃酌酒于楹左右皆觴之謝曰臣不敢
盡命也是歲韓國大稔諸侯聞韓王得懿姬咸以千

金構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于是國人薦于市農舉
于野布令累月餽美女者乘載于路韓王聞之笑謂
左右曰寡人得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
二姬美而未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
哉雖吳越燕趙之產不能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
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爲美是以國鄙之女有
一目一眉之麗者悉進于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之
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皆慕
君之咏關雎也君亦唯是儀刑于宮閭毋荒其色毋

耽其宴毋淹其鄭聲以勤樹公室不亦顯乎且徵君
有顏回墨翟之賢賓于茲國諸侯若失重負由此觀
之雌雄之形決矣況諸侯之富皆埒王室求如倚風
者易而求如徵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
者文王拘姜之時凡迎紂之欲以釋文王者豈皆后
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誣也君得倚風而委以宮
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于外然後可今君之得徵君
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謀以詢之使諸
侯倚藩籬而觀笑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隳肝

膽於前也君有其國而無其土壤不可謂完有諸侯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謂貴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謝于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興非逆也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體運豈能與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睦于韓韓王問于徵君將以辭使以楚書有盟意也徵君討韓王曰諸侯相睦禮也禮不可失于諸侯失則隣國之使不入于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乃享其使而報之

嫡庶

韓王欲以倚風爲夫人莊白諫曰不可夫先王因各以定分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宣陰鬱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以贊外務暢陽蔚也故天子以諸侯爲級有級而後有序有序而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于后猶諸侯之于夫人也聘以示禮宴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示宗親蠶以示勤故能爲天下母諸侯亦然禮有之

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唯齊體
於君是以光佐於內而致享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
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降庶有寵
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
瀆於禮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禮
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
乎名也瀆禮則各瀆名瀆則不尊不尊則悖悖則淫
淫則狎侮刑罰而爲天下辱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
昔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妾爲妻則伐之非私與也所

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賢聞諸侯
君之明亦孚矣倚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孚矣夫美
而賢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
執是名也不足以爲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爲
姬重且以玷姬之名累姬之美而返譽于諸侯卽臣
見韓國之日卑也君其慎之王不聽乃訪于徵君對
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
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爲衛如也曰以王之所
爲子其晉文乎王悟而悔之

奪嫡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喻以動王王喜而飲酒倚風鼓琴于宮學關雎之音徵君聞之叱曰是琴也始作有仁鴈之聲繼而有鷓鴣捕物之聲誰其鼓之誰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徵君曰然則何爲而琴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曰不可夫關雎之詩詠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琴之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凌上卑越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爲關雎久矣王以爲賢

臣竊以爲憂也夫瑟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于內則瑟之音平以和志戰于外則瑟之音激以乖今姬也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釁於瑟非祥之徵也夫釁不可長以寵而長釁是玩百姓而瀆諸侯且以倍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誓則四鄙之諸侯皆欲無禮於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鄙以爲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強王將修政之不暇而驟以一寵隳其紀綱則于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

之大國而不晉鄙也臣不佞寄食于諸侯亦視王之
此舉以爲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歎曰事不立矣
徵君出有嬖人讒于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
雖有懿德婉行不能範于國竊爲夫人惜之今乘君
之寵幸而弗自圖恐華落不再榮而婕妤之怨踵矣
徵君固賤士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
待夫人耻孰孔焉夫人欲得志于宮必去徵君而後
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爲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
爲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窺君之

酣而泣于前曰妾處幽獨被日月之末光得奉箕箒
之役舉宮無間言妾何幸有此譽也君亦不以妾之
賤而殘其寵欲舉妾有不次之恩以爲君重妾實菲
薄不敢仰手而承也側聞徵君短妾於前而結君之
左右君信以爲讜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
而使爲士者謗于道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
自累也願君賜妾以死無使賢士曠于市朝以爲君
辱昔二姬之死愛君也不可謂怨妾欲與二姬遊于
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君必啓

前之心而去之此堅寵隆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中矣明日王果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言以愬倚風泣王亦泣遂議立倚風爲夫人是歲徵君行

天祿閣外史卷一終

天祿閣外史卷二

賓魯文

辭受

徵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魯宿于濟陰有盜者竊其笈從者曰子窮矣徵君曰是何足以窮我哉夫君子達于內而窮于外樂于心而困于跡此負道者之爲也如是甫焉往而不窮故游諸侯而不得志是吾窮也頃有韓使至餽黃金以爲贐徵君不受從者曰若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爲笈仁

義爲贐則弟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饑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于諸侯以爲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子有受贐之義窮則執餽則受禮也子奚狷介而自困其身乎智者不爲也徵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信飲甫以仁義而欲寄口于諸侯以免死于道是從遊者皆乞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必爲乞人之計則簞食豆羹之間殆有甚于乞者汝亦畏死而取

之耶充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爲是而伯夷之廉爲非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爲師而盜跖爲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爲窮孟軻之受贐爲義而病甫也不知仲尼獲麟出涕曰吾道窮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萬鍾于我何加焉由是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爲窮而孟軻未嘗以受贐爲義也且孟軻之受贐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宋之君子孟軻未疏也在國無嬖人之讒去國非簡賢之故是以受宋之贐而不辭也不然何却齊之兼

金辭齊之萬鍾而綽綽乎有餘裕哉今韓之遇甫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惻誠內蔽于讒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甫是以去韓而賓魯不幸遇盜日中無餐僕有饑色車不接羣空笈而往韓王適餽甫以金此稱義之福塗也甫之不受又何疑焉夫矢志于韓而受其餽是猶魚之失水于淵而又吞其餌也受餽者傷于義吞餌者傷于舌其貪均也汝欲甫受韓王之餽而自同于吞餌之魚死則免矣其如義何韓使爲之於邑乃棄馬而還魯人聞而餽粟徵君受之曰義也

闢邪

天皇祀老子于宮中自謂紫微玉真帝君羣臣上表稱賀李固諫曰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仰建玄極此不可以爲號也昔我孝武皇帝誕求神仙肆興土木六經表章而未旌是以方遊之士踵跡而進以師事之及其徂落天下稱武而不稱真者以天子無遠民以自崇也陛下卽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鴈行而八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熒惑水旱之變不及

奏宮廟陵闕之火不及聞負比干之忠者或幽于請
室張如簧之巧者或臥于廟堂臣竊思之可爲寒心
哉陛下誠宜恢裕德化振肅綱紀以消汙穢鬱濁之
氣朝夕儆惕居之以恭敬無怠然猶未能挽漢室之
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玄號情萬幾之憂易百姓
之望非所以熙光于祖宗而垂聲于後世臣以非劣
之才忝列三朝顧無尺忠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諛媚
之行以爲陛下辱然臣隱忍于質帝之秋而欲效忠
於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吐心裂腹以覺悟陛
下陛下不以爲然老子不能爲陛下忠陛下反屈膝
而師之以重爲權奸之竊笑此微臣所以憤懣而流
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爲是而亦不享陛下之
祠矣夫陛下疎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臣恐天下
搢紳之士翕然嚮風皆舍儒而崇老以賣朝廷此非
陛下之福也書奏帝不納徵君聞之謂李玄曰嗟乎
難日至矣

洎曰李玄此疏考之漢書皆無所據若爲漢之遺
史則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載往往不可

考陸宣公獨謂此史疑晉人所記而述者不無見也然李公此疏較諸漢書諸議文更雄雅

時勢

徵君見魯王魯王築五丈之臺以延賓客賓客聞而來者揚眉洗舌各負霸王之策持長短之譚而求得志于魯魯王大醕賓客奏樂于臺下賓客以卮爲魯王壽而言曰今日之會臣等何幸而廁于大王之末也王以爲天下之勢孰強孰弱天下之國孰大孰小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衆孰寡魯王默然

久之乃答曰寡人處蕞爾之國不能揣天下之形情我先君封于魯非周公之子孫而享其茅土然先王之化至今賴之寡人是以修過於四方之士借光於藩封之列宣揚文武以來衛王室無使豪傑之議其後爲天下戮笑此寡人之願也今者築臺以延士而天下士歸焉不以寡人是棄寡人辱以五鼎之宴而天下士樂焉不以寡人是誹以魯之民人寄於不穀之一人亦惟朝夕懼慄而求四方之規寡人也先王其若之何客曰大王知食葉之虫乎有數仞之木其

葉扶疎油然而陰人皆以爲值寒而凋待黃而落也
方其五六月之間虫生其下以枯葉綢繆而爲巢附
絲于枝上潛飲朝露以爲無傷其木也不知旬日之
內其葉稀稀其木濯濯向也扶疎而成陰今則頽然
而無葉矣其所傷者卽其所棲而爲蔭者也夫虫依
乎木而亦傷乎木豈其心哉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
而求食也然則一虫之微非能傷乎數仞之木一木
之傷亦非一虫之力也木之質不彊而所蔭之葉徒
足以資餓虫耳故葉欲榮則虫益附葉欲周則虫益

食其勢然也豈惟食葉之虫乎有三寸之魚畜乎方
渚憑依乎茂藻之間蕩漾乎回瀾之際以爲是魚之
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潰于淫雨而方渚之波通於
川竇而魚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藪澤而
東躍乎滄海若鯉之變化而飛翔焉雲行雨施周流
八埏而鼓動宇內之萬物是其在渚也安于渚而不
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勢然也吾
聞聖人觀魚虫之所靜而知其所動故一弛一張或
柔或剛伸縮無迹動靜無方亂世則爲魚虫治世則

爲侯王吸而爲秋陰呼而爲春陽其變化也莫知其
涯故聖人之顯烈無窮焉王何不爲聖烈之跡而忍
魚虫之舉也夫天下之勢皆強而吾獨弱則弱者持
其勝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獨小則小者固其患天下
之士皆智而吾獨愚則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衆
而吾獨寡則寡者守其要魯小國也勢弱而民寡有
君子而無智士不能起釁於大國大國方以藩屏之
職是效而無事于攻伐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乘此
而畜衆何民不强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不於此時

圖昌後之策陰修仁義非乘時之雄也大王其熟慮
焉魯王曰昔齊桓有葵丘之會晉文有踐土之盟彼
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爲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
絕業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賢附天子之光擁
魯國之地有徐兗之饒河濟之利龜蒙之限以爲固
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爲也其奈大王何魯王不能對
徵君拂纓而前曰何爲其然也昔周室旣卑封建之
國皆爲戰場商鞅范雎儀秦之徒相踵而入弄轉圓
之舌以遊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者亦時

也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哉子欲以儀秦之術行於成康之世猶鷹隼之羣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明矣且憲也聞之識時者不先乎衆成事者不謀于家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魯而適足以重釁又何賴焉魯王稽首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聞先生之誨敢密厥志矣

樂論

魯王享徵君於南宮陳六佾之樂魯王問曰今日之宴得無欣乎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耳矣徵君乃命

樂工舞於階其儀踔踔其羽揚揚魯君曰韶舞何加焉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于娛心而後和和而後化于羽格苗鳳凰儀韶淫魚聽瑟孟嘗泣琴豈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樂爲心娛臣是以不敢隱也魯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徵君避席而對曰駿哉王之問也夫王人者營政三年而作禮積德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于舞蹈而合乎性和于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揖讓和而不

淫怡而不縱故禮極而樂隆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
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
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
鼓萌蘖時雨之沐萬物此之謂娛心之樂魯王曰善

士論

魯王疑士問於左權曰士之遊於諸侯利歟否歟左
權對曰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替故諸侯之不可
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
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士爲體故動

無異形以士爲心故謀無異慮好士者如飲甘羹擇
士者如調亂絃此言士之重于諸侯也魯王曰士不
同與曰雖可以利諸侯者亦不同焉臣聞得賢士者
興得謀士者固得辯士者達得勇士者強得藝士者
揚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游諸侯
墨翟以仁遊諸侯管仲季札端木賜孟軻荀卿以禮
義遊諸侯范文子趙衰晏嬰范蠡樂毅魯仲連以智
遊諸侯商鞅毛遂荊軻藺相如之徒以信術遊諸侯
廉頗趙奢孫臏吳起司馬穰苴李牧養由基孫武子

之徒以兵術遊諸侯蘇秦張儀公孫衍蔡澤陳軫代厲之徒以縱橫遊諸侯以道遊諸侯者諸侯師之以縱橫遊諸侯者諸侯役之士役于諸侯則馳辨無端策發慮無忠謀故曰一激之怒炎于火三寸之舌芒於劍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焉利于諸侯哉魯王曰寡人得徵君果利于魯乎曰徵君師也臣不敢譽曰苟爽何如曰爽臣之甥也使之輔賢王可以膺一面之寄盜賊不敢棲蒙山而窺魯王其聘之魯王歎曰舉不諱親忠也不譽其師敦也子之器足以輔寡人矣是歲魯王田于曹南獲羆以歸

玉論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爲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爲無玉乎荆王之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于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爲鳧杯其妾視之誤毀諸地是魯與無倚頓之杯久矣今

有人持璞璵以進君亦以爲魯無璵璧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王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爲然哉若魯國賢士之數也今君以爲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鱗高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遊于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爲

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庭有朋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何利焉王不聽

洎曰此等文章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上秦皇書更出一機局便覺文氣奇逸但內有展禽之後一段文字頗類滑稽體學古者當自識之

重賢

魯王得楚人之玉謂張裘曰昔卞和獻玉于楚王楚王却又刖其足以示衆夫却玉不明也刖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荆山之玉進寡人賞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裘對曰王不如也魯王曰何爲不如曰臣以爲楚王之明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強國王知之乎知強國者不以玉則楚王之却不可謂不明也刖士而絕佞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時使和氏進一荆山之士于

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却也況刖之乎今魯國之士抱器而進于王非特楚人之玉也而王不賞之獨何與王自以爲遇玉之禮過於楚王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而不知王之戮于天下士也有甚于刖足士之抱器而歎亦有甚于和氏者乎何王之明于玉而闇于士也故曰臣以爲王不如也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訕也寡人好士築五丈之臺而延賓客叔度不至寡人聘之叔度至寡人饗之何謂不遇哉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猶寵

其玉今遇叔度而不能寵其道可謂遇乎哉臣竊謂
賢于不取也魯王曰子不誨寡人終沒沒矣遂以楚
玉賜之

論易

徵君將見魯王驟雨至居而讀易周岑左權朱儁孔
紹祖侍坐朱儁曰儁聞之古之豪傑不以章句而媚
時故有志者往往得奮其策而樹功于天下刊名於
竹帛此豪傑之所爲也夫子賓于魯魯王師之出不
爲審威之窮進不爲馮謹之乞動不爲子方之驕語

不爲韓非之激溫裕足以寧其人民忠恕足以達其
政事貞亮足以光其社稷而值多難之朝遭僭僭之
世此誠豪傑得志之秋也今夫子疎疎然闇而若拙
默而若愚終日端居而讀周易不亦鈍乎徵君曰汝
惡知哉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得顯其身而卒
以自斃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秦國治強封商於之
地秦是以有窺周室之心蘇秦以縱術說六國諸侯
得相其身然二子卒蹈車裂之禍民無思焉至于韓
非李斯劉淮南之徒皆明智而通達博文而延譽然

猶不免于顯戮此由昧易之道也故知易者善爲巧拙愚智之間隨時而動緣機而流宜柔宜剛宜弛宜張宜行宜藏宜圓宜方此之謂知易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朱僞出周岑左權孔紹祖疑而問曰子之論易予小子不識所謂也敢問今何時哉曰蠱曰今漢室雖亂其子孫猶蕃於有商皆據必爭之國守膏腴之壤相與而輔佐之猶可濟也何謂蠱哉曰是則然矣汝獨不見蛛之結網于屋梁之隅中坐而待食自以爲安及棟梁朽而椽題傾蛛乎雖欲寄一絲以聊適不可獲矣當今之世何異斯夫

洎曰讀此可與論易理且文思不羈

嶧山

嶧山崩魯王問微君曰天禍敝邑嶧山崩焉此何象也微君對曰昔者秦始皇東遊鄒嶧刻石頌功意者天惡其侈乎魯王曰自秦以來幾數百載何及于寡人之身嶧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于天皇以求附庸除顓臾之垣而棲也微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爲魯公也有民鬪于莒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誠

魯公曰我先王之末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
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
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
民神實汝文考伯考之績也鎬人曰子輔之自汝封
于魯邑子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
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郃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母
貽叔父戚洛邑旣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
至于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
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今莘土之人不靖舍其桑業

弛其禮讓流言于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求備
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日念茲若隕深淵汝惟克勤毋
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言不再魯公因是以修其禮
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遇薄刑而弛禁信民
而文俗行之三年而魯國化山不崩圻水不濫溢若
此者以國之政魯公出之國之民魯公治之國之官
魯公用之以魯公之賢當周室之盛而委國之責不
辭魯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
而無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皇之命也三

者王不得而權之是諸侯寄於國也非寄于諸侯者也寄于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間者嶧山之崩豈王之有戾政于國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其壤地以暴過于鄰國民亦慙之今王畏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與之以顓臾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爲賢王辱無壤而求削無民而惡辱臣以爲賢王之計過矣漢室昏亂山崩川竭之災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嶧山乎王若請罪而求削不可以示諸侯王其圖之魯王曰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洎曰此篇有周公誡百禽書與經之訓誥何異然乃不見于尚書豈秦火之失與若失于秦火則外史又何自而述也竊爲後學擬之

君賜

魯王以鹿羹餽微君微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豈辭一謝乎微君曰子知羹之爲重而惡知有重于羹者哉夫鹿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不餽餽士而

使士不及嘗奔走詣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
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
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羹之鼎受而不報又辱
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爲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
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
故令臣代詣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母以爲簡也
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深恙乎對曰鯁王之羹疾
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
以不克履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

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爲鼎以仁義爲
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逢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
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
王知之何仁義之爲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
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美烹
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有庶物若睹淵泉之洋洋
而渴者不及飲觀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爨也賢
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羹
乎魯王歎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

謂矣

出處

魯王田于穀成徵君謂大夫韓韜曰魯王二田矣甫其歸乎韓韜對曰子之遊豈爲一魯王哉是以二田棄諸侯之望也子其磯矣徵君曰今諸侯好田其不爲魯王者亦寡矣盍歸乎哉吾有先人塚廬隣于勢族將以我侵乎有桑田十畝災沴不時酣政不息將以我傷乎衡室其幽蘭蕙扶疎蔭庭之臯雜桂與槐蔚然而林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左右陳之以琴以

瑟左右張之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實馳所心盍歸來乎曰噫子何戚之孔也且子何莫爲仲尼之遊乎畏于匡阨于蔡微服于宋擊磬于衛接淅于齊絕祿于陳故在陳歎曰歸與歸與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于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動歸與之歎非仲尼志也子欲辭魯而行請復遊于諸侯可乎苟漢室分崩諸侯不輔相尋以兵肥磽之壤皆爲戰場老者赴深壑壯者流四方當是時也子將奚歸乎此羈戍之所爲而老馬之

所以惋望而流嘶者也吾子勉矣徵君曰不然吾聞
聖人逢權賢者執經子徒淹予之歸勉予之遊而不
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昔殷將滅而微子逝周既衰
而接輿狂秦世虐而四皓棲新室亂而薛方遁易曰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歟今王室有新之漸而
無方之舉吾恐老馬亦掩嘶而竊笑矣嗟乎東京爲
諸侯憂韓韜喟曰子固矣夫昔酒傭負羹而殷舉屠
叟漁渭而周獵五穀投秦而繆霸寧子干齊而桓興
孫卿遨遊于楚趙子輿馳騫于梁滕范公顯越而鳴
夷張郎佐漢而辟穀此數子者豈無塚廬之思躬耕
之樂哉誠知立功爲不朽也諺曰荷鋤候雨不如決
渚言時不可緩也徵君顧其弟子曰知權乎知權乎

天文

徐淵遊于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徐
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鷖乎鷖
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
此之謂氣化其鳥載于爾雅者也子不聞觚竹之荒
有鳥曰鷖翼生于股焚惑見則孕是以禽而感于星

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鵯鵯臨溪而啄影則孕吐于口
而生是感于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
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
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
稱之獸惡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
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
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于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
內則以日月爲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
虛爲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
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于
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
歷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歷者循其
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
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
也規天而作歷猶非也驗諸運焉云爾已矣曰何謂
分野曰上古之興壤地無紀不貢不賦穴居而野處
後聖爲之經畫九州以鎮其民人奠其山川頒其貢
賦地于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

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夫星辰之茫昧亦未嘗屑屑然而爲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施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照于天若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奚徵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譚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子何隱厥藝哉曰懈人紀而貪天文惑孰甚吾未之學不敢進也

洎曰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名器

徵君將如齊魯王賜以黃金百斤徵君謝而不受乃

以所乘之輿賜之徵君出魯之疆對魯使而言曰憲聞先王辯物以章軌光耀一世故車服有等爵賞有度使諸侯士庶無相瀆也今魯王之與諸侯之器也而賜布衣之士瀆也大矣夫禮以防瀆瀆則僭僭則淫淫則亂亂則滅春秋之鑒固不遠也諸侯之欲親土豈無彝器而必以輿乎焉可瀆也昔我漢祖翦強秦之緒而光有天下封建同姓割土而諸侯之魯得以徵福于周公伯禽以庇其子孫保其宗廟而恒有其國朝覲以懷之宴享以親之錫命以榮之此天子

所以寵綏諸侯者也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廣
土以述其職事有封建之形業而無其權命以魯國
之弱不于此時躬修仁義以懷其民神則百歲之後
魯其爲墟乎而況瀆其器以自同於徒行之旅是失
其所載神弗祐也夫爲士者猶策驢以代勞況于諸
侯乎今去魯而出疆朝歷山川夕犯霜露士之勞也
若乘魯王之輿而見齊王則齊王之輿猶魯也齊王
以爲魯不能禮而瀆之以器士不能貞而瀆之以躬
是輕隣國而耻士又何達焉夫天子以輿載命諸侯
以輿載職士以輿載道今以載職者而載道弗可行
於諸侯也子爲我辭魯使返其輿而告魯王魯王歎
曰齊其得士乎是歲魯王俘其弟妻以寵妾易之君
子是以知魯之不能禮也

天祿閣外史卷二終

天祿閣外史卷三

賓齊文

待士

齊王饗徵君以牢次及李玄爲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魯猶爲其魯爲齊之一壤也左權獨耻之乃據楹而嘯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爲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爲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治時盛則變

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于恩之所感耳故曰戰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于末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于三子宜矣苟有士產于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裘未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于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爲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齊姬

齊有閹者通于齊王之姬姬譽其閹者于王乃使人代其閹職以閹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于左右在王之宮歲餘閹者畏誅而避于市姬以婢索之謀洩于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窺于庭瑟音不和齊王撫觥而咤曰汝有瑟技而寵于前今鼓瑟

而音不和汝何爲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于君王猶魚之狎于江海也江海不爲一魚而深其流君王不爲一妾而深其恩妾之寵寄於瑟妾之戾亦以瑟喻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爲必誅而無悔雖然吾君負伯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于鼓瑟而闇于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爲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利民是罪戾在妾也不和于民而和于瑟瑟何利於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誠以妾之寵寵于衆以瑟之和和于民則妾雖就鼎鑊之戮而

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與吾雖爲東藩主民無責焉治撫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則耽宴夜則甘寢無憂于心無勞于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于民吾欲汝相諧而被于音樂其寵祿以終吾天年而况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暢洽而典刑尚存焉故諸侯藉天皇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憂內無大臣之爭此吾所以樂也若齊民之弗和固有司責也今之諸侯朝覲則不得述其職交隣則不得尋其盟雖夷

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徵亦以靖諸侯也。吾何爲哉？
姬因泣于王曰：妾聞諸侯接壤光輔王室千秋之後
安知不爲戰國乎？今亦季世也。權降于下國無綱紀
災異紛拏苛網橫驚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思而
謀其國者哉？是以周室削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
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伯者不逆民而從欲願君
熟計而勿與俗羣也。徵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淫淫
婦多藻其齊姬之謂乎？

將才

有燕將亡于齊能爲雲梯之術善舞戟以好鬪殺二
人于燕市遂奔齊齊人畱之因進于王王曰寡人非
用將之秋也請却之次日復進于王歷試其藝王曰
寡人非任將之才也請舍之燕將耻不得見于齊王
乃訪徵君于會臺載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
技遊于齊一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于
國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固薄技之累
也先生以仁義之策干諸侯齊王禮事之以爲上賓
光被鄰國而天下士趨風焉僕以亡命之徒不能自

飾竊欲謬附于青雲之末苟得以片時假譽于王僕之榮也昔鮑叔薦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生而興高祖今先生有鮑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畧所以屢黜而不悔也僕聞大厦之朽棟以之削而爲椽則不知其爲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爲籠則不知其爲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爲臣則不知其爲賤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爲良工之一用願先生其汲之苟有小裨于國家無忘報也徵君對曰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齊則何如哉燕將曰僕將

以兵術說也今漢祚不振夷狄內侵國無良輔郡無循吏重賦歛十室而九空熾刑罰十夫而九怨何炭炭也得一賢王而圖之起桓文之絕業盟會諸侯以誅姦爲名而尊王室安兆民衰則扶而翼之危則繼而興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爲諸侯患者無他有國而無土有位而無民無土則不能闢其國無民則不能尊其位諸侯晏然以爲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無事于富彊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劔而步剪諸侯如決囊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爲安亦不得已而

况舉桓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也昔子產
圖鄭而晉不慮其彊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霸弱不
忘耻小不忘釁故能保社稷而懾諸侯今齊國地方
千里限之以岱嶽經之以漯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
德景之饒堂邑之戰場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馭諸侯
又多智謀之士皆擬于盼子機變之儒皆侔于晏嬰
昔齊王樹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攻戰之任
隆先生以帷幄之責而國之權在齊王誅一不軌曰
天皇誅之討一淫國曰天皇討之應運而舉王霸不

足爲也徵君喟然歎曰憲問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偃
跡而高卧天下無道則英雄吐氣而齊聲由今觀之
王室其將卑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於前而創不
拔之業光武龍翔於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
二祖豈能自爲哉謀臣猛將雲合而燁舉被見失策
神懾而鬼驚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士而
求諸侯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夫王室將卑謂之
隆諸侯無權謂之雄僕誠所未喻也何則王室隆而
諸侯謀權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必絕

其統今齊王之權何有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
漢也徵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才苟得志于齊二年而
修武五年而積粟齊其霸乎

封禪

齊王將遊泰山問于徵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
子不能舉也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徵君
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羣
神于岱岳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
經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惕也如是豈能懈

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于封禪勒
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爲封禪者七十
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
離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
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內
幾刑措之風固盛王素王也至于封禪則耻之及孝
武卽極玩武佳兵傾海內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肆伐
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
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榮號是以漢祚中替卒不能

休隆于前也歷至于今譚封禪之事者猶昌而未熄
豈非貽謀之慮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
之賢而光濟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偃泰山
之碑摧梁父之碣毀雲夢之銘修明堂之典以臨天
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于桓文也何必
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
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雅矣立矣乃命左右紀之

留賢

齊王蠶色不能恭禮賢士徵君將行關吏聞于王王
使五臣留行姬侍于王之前以統掩面而問曰君命
五臣留行者誰耶豈非徵君爲乎齊王曰然姬乃叩
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
得戾於齊之社稷妾雖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
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
爲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
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拜士可乎左右曰吾聞築臺
以積民怨何士之爲昔高祖拜韓信而興漢未聞築
臺也君今傾心于愛士而驟爲築臺之役吾恐天下

之豪傑解襟而怠也若不得已或醺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爲簡士也君其醺焉齊王哂曰然已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齊民已聞築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亦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姬通于閭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鸚鵡寤于王此事雖鄙可以喻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徵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爲天下靖紛排難而立功于國家者豈徒受人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沒故去一壑之樂而羈於斯也以上之初心得天下之賢王而建明之何功之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飾戒于世哉士之委身于君猶女之結髮于夫也禮不具而求媾則女耻之恭不崇而求遇則士耻之孟子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抵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巖穴也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短褐而不戚葺蓆藁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于遺

世耶亦其所處之然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盡于其志譏佞不好于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于上效牛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椒蘭之讒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畜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告季王知之乎權姦弄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忘也臣將遊秦楚魏晉以告諸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王其圖之是歲徵君入衛

天祿閣外史卷四

賓魏文

入梁

徵君入大梁說魏王曰今天下之義士皆高賢王之
名賢王何脩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賢而據大梁以爲
固大梁天下之衝也地盤乎中原勢臨乎四鄙虎牢
以爲關河洛以爲渠嵩山龍蟠二嶠虎踞名山巨川
高臺麗苑不可勝數四民之務悉會於此誠哉帝王
之業也周以此營漢以此興諸侯雖強可以四面而

制效大梁之國天下莫盛焉今王之賢過於信陵大
梁之士優於劇孟廣武之場足以練衆葵丘之地足
以盟諸侯乘此而興霸功必倍之夫賢王同漢室之
親王也再傳之後必歸賢王坐享富貴之樂以待其
授不亦美與臣聞王之宴也楚姬舞於前吳姝歌於
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泛箏於右賢王之樂埒於天
子而又有仁義之高名此諸侯之所宗也雖然臣以
爲當今之勢不如中葉之盛亦明矣夫得時者勿怠
得士者勿失故智者料于必然仁者謀于無形願王

先必然之料決無形之謀而後享富貴之樂則漢室
復隆于賢王也王何默然而揖讓于諸侯哉魏王變
色而言曰噫嘻此寡人之所諱也徵君對曰王何諱
之爲也今漢室有周赧之漸齊民有倒懸之危老氏
講于宮禁胡馬牧于王畿賞僭而刑濫民凋而師疲
盜賊已相呼於州郡而英雄未奮者亦畏吾王之賢
明也王何諱焉宜急脩守戰之具復秦丘之盟以爭
雄天下則上足以扶漢室下足以立桓文之功此諸
侯之盛節也今秦晉楚三國之諸侯其樹霸之心久

矣彼皆大梁之雄隣也此時一失至王不能掩帷而臥雖孟門太行之險奚足恃乎魏王曰先生以佐皇之器臨于敝邑幸誨寡人寡人蒙鈍怖慄而不審所謂也及茲暇日請交榻而譚可乎徵君對曰臣聞謀密者事無釁名完者身不戮臣願王密焉魏王曰寡人行此謀也苟諸侯不從奈何徵君對曰今爲王計亦不過尊王而已矣以尊王之名而勸諸侯何諸侯之不盟以尊王之名而誅匪臣何匪臣之不靖以尊王之名而刈夷狄何夷狄之不賓以尊王之名而綏黔黎何黔黎之不懷此一動而名實歸也王蓋圖之

圖霸

魏王觴徵君于平臺魏王問曰寡人之邑與秦晉何如徵君對曰臣方遊齊魯而未及秦晉不敢以虛辭奉王也魏王曰然則齊魯與寡人之邑何如徵君對曰齊魯地方千里猶大梁之國也齊魯之山川猶大梁之山川也齊魯以吳楚幽燕爲隣猶大梁以韓秦三楚爲隣也周召之所封世有餘澤亦猶大梁之所造也四者無弗均焉然則王奚不問臣曰諸侯之脩

德與寡人何如而乃以國問也且大梁之國賢王得而封之賢王不得而號也大梁之衆賢王得而安之賢王不得而役也何則以有國而無權也無權則政令不出賦稅不貢是寄之以藩封而實與祿食之臣一也昔周之封諸侯不過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其政令貢其稅賦而述職焉今諸侯無職之述故封國之制過于周而實不及否則天子之于伯子男今皆去其壤地而何獨優裕于諸侯也夫諸侯以祿故國雖大而不能惠諸侯無權故民雖衆而不能威此諸侯之所宜恐也諸侯宜恐而不恐宜憂而不憂如是非王室之治安則不可王室危而諸侯不憂何也今之爲諸侯者未有若王之賢而愈懈厥德賢王之足以爲盟主天下士皆已決之矣賢王誠能陰施仁義延天下智謀之士而充其庭練兵於講武屯粟于敖山而盟會諸侯以靖王室揚義聲於海內建丕業于無窮也以王之賢豈能倚視王室之傾乎夫賢王爲宗國謀也雖握之以權而不爲畔離之以勢而不爲僭張之以形而不爲逆何則俟其治亂而爲之誦

伸也治而不順則諸侯之舉也必蒙天子之典刑亂而不圖則王室之繼也必在異姓之豪傑此時運與人謀同而順之者昌逆之者殃不可怠也臣今得侍賢王於平臺之宴幸無以一觴之寵而忘天下計遂叩頭陳謝魏王避席亦叩頭而謝酒酣歌鹿鳴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辭爵

徵君居大梁三月國中絃歌而治有司欲聞于天皇而爵之徵君謂國人曰予向也舉以孝廉辭而不就

今遊茲國豈復求仕耶苟有仕進予惡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賢佐有陳竇張李之屬巖穴之潔士有郭徐袁周之徒皆予善也吾欲進則必達其志退則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進退無累於憲也而又何眷眷乎然所以踞桓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盛而名幹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矣吾寧蹈海避世而潔名於漢廷以免龍逢比干之辱不亦可乎今憲也遊譚諸侯諸侯折節而賓之不可謂辱也抱伊管之志非抑非闔非從非衡非堅非

白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獎王室不可謂
謫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扶羈名者爲河陽之召
滅義者爲秦政之吞則子當結居于南山之坡被褐
鼓琴以詠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鞞之聲無相聞也
昔者周道末仲尼歷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
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
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有亮也若軒冕之榮何足以
警予哉國人曰自徵君之入國也農不怠耕女不怠
織有司刑平而不貪徵君之風一何淑也今欲捐我

而往必有憤志一國之衆將投命于徵君矣其若之
何徵君曰予憲也何以重于魏哉國多溫民故俗易
化上多靖吏故刑易平非憲之力也言未終國人爲
之作康歌是歲魏饑首山崩黃河無風而波徵君歎
曰民作康歌奈山川何區區大梁其無以爲漢室乎

繼立

徵君入見魏王長揖而言曰魏國天下之中原也人
民以守之山川以鎮之自先王以來國無大警而生
民之業日饒固鼎地也今國凶于饑饉民無所賴山

崩而河震民無所寧其憂在王乎魏王曰寡人王室之叔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旣敝國寡人之戾也寡人雖處中土不能脩德蹈義徼福于社稷之神明以恐王室然寡人亦惟是泣血之故實無有愆于羣臣百姓天不賜寡人以刑乃饑饉我人民崩溢我山川憂患我社稷蕩搖我王室寡人之顯戾不可拯也寡人有母結髮于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側室生寡人伯兄先君曰側室之子雖長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側室亦舍長子伯兄而拾寡人告我先

君曰君無以妾之子爲長而命以國使妾有他釁唯嫡子仲氏立妾之福也先君曰立嫡之命出吾意也而議未布于外內以汝長子之故今汝以一婦而能禮讓且智吾之內釁由汝熄矣遂議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謂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內言是難基也公子其圖之寡人對曰此吾君之側室意也何難之爲侍臣曰公子誤矣側室之請惡知其不以心測君也君若謝國於宗廟千歲之後彼將挾其長子而與公子爭則何如是挾長以爲名而爭公子以

爲釁也若讓而後受雖有釁而附令譽焉且公子不聞伯夷叔齊之事乎孤竹君以愛易長而命立叔齊國人疑之伯夷怨慕而逃遁國人哀之叔齊若可以倖國者乃遜而不與天下稱仁焉今公子先爲叔齊之舉而後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嬖人曰不然伯夷叔齊皆嫡產也故能相遜其國而有令名于後今舍庶而立嫡其能遜乎夫公子有申生之賢而君無獻公之惑側室無驪姬之讒公子宴然而居之至順也又奚慮哉侍臣曰不然昔丹朱之于舜商均之于禹

彼皆異姓也而猶避焉今公子雖以嫡庶固同姓也豈必皆嫡子而後爲夷齊之事乎若驪姬以讒而禍晉國則獻公之爲也當是時驪姬非特亂嫡也以弟而侵其兄而況驪姬之讒得濟者獻公在也使獻公死而申生立雖百驪姬豈能亂嫡庶之名而致新城之難乎今君之側室其子雖庶兄也公子雖嫡弟也其名不完故有後釁公子以嫡則不可避以弟而遜人孰不然是公子有遜兄之名而不失得國之利且無釁于後名全于叔齊而智高于申生也寡人是以

行先君之側室聞之而憂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
矣君何不聞妾之子不可奪也意者君以妾之故而
遷其前言乎不然何公子捐國而行也若公子罪妾
妾將攜其子而假君子所以賜妾與子也妾與國孰
重妾與宗廟孰重妾與公子孰重妾在而公子行妾
安能一日求活耶願君亟反之非爲妾也爲公子也
爲國與宗廟人民也不然妾雖萬死而不足贖君之
心胡可明也先君遂返寡人于國寡人之母不能亮
先君之心又不能以寡人之返國而亮側室告先君

之心以爲中讒也而側室死焉先君有疾寡人之兄
亦不食而死先君將薨執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毋悖
戾禍莫大焉雖及黃泉無相見也吾子勉之寡人是
以朝夕泣血一目玷明固寡人之惡也今天之爲敝
國禍小心畏忌無敢諱也若王室討敝國之罪奈辱
宗廟何徵君對曰王之是心也足以察庶物而和諸
侯乎雖然今之菑害其王室之憂也憂在王室則饑
饉崩溢豈惟降于王之一國哉臣爲王道之夫今之
諸侯朝而不貢無壞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懼焉貴

而不親無民也故百姓之饑饉不必咎焉王無是職
又何以爲宗廟辱臣故曰王室之憂也魏王曰然則
列國之壤地人民苟有饑饉崩溢之禍亦不足以爲
諸侯憂乎曰四方有難則王室憂王室有難則諸侯
憂由此觀之諸侯雖無職亦安得而無憂也唯賢王
密厥志而已諺有之曰農勤於朝女勤于宵宵必顧
杼朝必望雨言得時毋怠也王其圖之

桃林

徵君以桃林之事說王曰臣遊夸父之山瞰桃林之

野每喟然歎息曰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命
非篡也以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仗黃鉞而
不誅祭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乃脩文偃武放牛
于桃林之墟歸馬於華山之谷桃林者其在于茲乎
夫以武王之賢當紂之厲從而奮之是猶水之赴絕
壑石之下崇岡孰能禦哉當是時紂雖欲爲一旅而
不可得至于牛馬反畜而縱之何紂以天子而不如
牛馬也魏王不答徵君曰賢王以臣言爲過乎魏王
曰非也寡人之於王室媿不能效牛馬之勞是以不

答夫牛馬之賤勞于人而必思愛畜之紂以天子之貴讐于兆民而不如牛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後知天子之勞與牛馬同故能守其貴也徵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國矣夫爲天子而有牛馬之勞則天子益尊爲諸侯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益強爲大夫而有牛馬之勞則大夫益顯爲庶人而有牛馬之勞則庶人益義此臣所以有桃林之感也昔虞舜殛鯀而誅有苗伯禹掘壤而疏洪水伊尹負鼎而干湯周公吐哺而求士寧戚飯牛而興齊句踐臥薪而霸越墨翟

九拒而存宋曹沫三敗而復魯毛遂歃血而楚動蘭生完璧而秦靡夫以聖賢而有牛馬心故勲德流于海內馨香覆于民神而民至於今不替是皆效牛馬之勞者也王其勞之魏王曰寡人何勞曰賢王欲固諸侯而強公室豈必獨運其勞哉尊賢而撫衆寬明而仁恕不遺牛馬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君子小人投肝膽於中原而慷慨談笑而不辭也昔秦穆公舉百里奚牛口之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是以樹聲于諸侯而伯其國非牛馬之力乎哉夫君視士如腹

心故能顯其德士自視如牛馬故能盡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勞于秦而逸于虞也今之士豈無牛馬之心乎顧其君之任與不任耳賢王有强公室之志而使士無牛馬之心何哉爲賢王計誠宜以腹心結天下英雄之士不時舉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則士孰不盡心而奔走于殿下哉魏王慚而謝曰於此寡人之責也

諫獵

魏王獵于圃田之澤徵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公室之彊乎魏王曰寡人欲强公室奈諸侯何徵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强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强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何也憲聞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强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爲此遊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

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于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爲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於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受餽

魏王使人餽徵君以桑落之酒徵君受而不拜嬖人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餽之以醴酒潤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忘君也今受而不拜豈君之有簡於

先生而躁其默耶僕恐君之敬自茲弛矣殆不可乎夫先生四方之英賓也不得於茲國則之于他然諸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苟諸侯之餽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于諸侯而先生卒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餽士禮也餽而不拜是忽君也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隣國且以暴君之過于諸侯諸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徵君乃鼓琴歌簡兮之詩嬖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館諸敝國今傲君之餽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

以行道于諸侯乎徵君笑曰居吾語汝夫古諸侯之待士也宴之以太牢崇之以師禮故不以爵祿而瀆士晝則同席與之肆而議夜則合榻與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疏之以讒無曠之以迹故士能竭其肝膽以忠于公室憲聞之天子之萬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況于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輳于朝諸侯星拱于位故周室強則諸侯述職而覲天子周室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於國家如是而可以犬豕畜哉此憲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之譽于隣國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犬豕畜士諸侯孰譽焉是長釁也無譽則孤長釁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釁而危公室士孰輔之士不輔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憲之猥劣不能勉事賢王以至於簡憲何戚焉子以忽而罪憲非所以爲聲也請以憲言達于王乎是歲也魏王復獵於圃田之澤徵君去魏如秦

卜諫

徵君去魏魏王方田于圃田命虞人卜之虞人三卜

其田而告曰君之田也小獲而大損魏王曰旣獲而損何也對曰是卜也得兌之三其辭曰田獲三狐得黃矢再卜得漸之上其辭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今臣之卜田也有獲狐之功而非羽儀之美有漸鴻之逸而蒙得矢之名夫黃矢賢士之象也鴻旣舉矣何以羽儀於國狐雖獲矣何以黃矢爲功由是言之君之賢士失矣將無田乎左右曰嚮也君遊於圃田之澤徵君以田諫今君復田于茲徵君不諫是徵君去矣意者黃矢卽黃憲乎夫憲也以直聲動于

諸侯言必符則行必蹈素不臣天子而賓諸侯不求榮爵而安韋布不謀爵祿而甘薇藿懷廣裕之度負清皜之風遇于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過于時則拂衣若振葉此許務之耿光而顏蘧之淑節也君幸而得之以爲賓國人私慶于市三月而盜不欺商旅不爭價郡無暴吏野無啼民此皆徵君之隱績也而君以田故諫而不從臣慮其必行矣君得禽于田而失士于田其利孰重若徵君未行君猶可圖也魏王不聽是歲魏王觀井露于譙明年魏王薨

取謗

初徵君去魏魏人怨王流言道路左右告王曰國人有辱君者請誅之可乎魏王曰何爲辱寡人也左右曰辱君以遠士毀而謗者千人怨而譏者一國國有謗聲君何以結諸侯魏王悔曰辱寡人之故其黃憲乎寡人雖無令聲于國亦諸侯爵也失一士而辱寡人寡人其不勝辱矣寡人有失士之過有惠寡人者速諫而返之寡人唯是嘉其能諫賞其鑒賢且以續譽于諸侯今不諫而遂謗以寡人是辱無乃不可乎

寡人聞之衆口歸譽不勝一夫之毀今毀寡人者徧于國中而又使寡人誅之免遠士之謗而先誅謗之刑不亦悖哉嗟乎寡人老矣王室告難而諸侯不輔非寡人之憾也君子曰悔而遁其無終乎

去就

徵君過魏國之疆周舉邂逅於道而問曰自吾子之入魏也諸侯咸傾耳以納令聲是子有殊遇于魏王而海內之士悉欲負策而入魏此誠展志之秋也今吾子出魏疆而託于一旅衣之以敝褐乘之以蹇驢

弟子七人童僕二人執御者三人蕭然于國門之外
何淪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器不足以輔飭與今漢
祚遭季權雄角立賢者屏迹於草莽以痛王室而觀
望諸侯若徐穉砥節於豫章吾子高步于汝南周璆
守操于樂安吾子振美於漢庭今之賢士子其卓矣
而猶皇皇不遇況繩墨中之數子豈能學邯鄲之步
耶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國之所去者亦甫之所如也又
何問乎乃揚綏而別周舉挽其袂悵而不言從者曰

夫子將如秦

去魏

徵君既去魏魏人告王曰徵君却魏而奔秦必有無
禮于魏請行問于秦王以疑其心可乎不可乎魏王
曰可寡人欲執其所主而後問彼賓於敝國不告寡
人而私縱之不惟有納賂之辜且以導釁于隣藩而
笑同列刑在先王之明典不可宥也乃命左右執之
館人懼而赴秦告徵君曰君以夫子去魏之故不聞
于君君將戾僕以僕爲夫子賂也又導釁于隣以爲

諸侯笑欲聲我以罪戾加我以典刑僕其若之何夫子之令德英誼日夜結于君心若返駕于魏陳以去故豈惟宥僕而君亦以棄賢是悔且無惡于諸侯夫子亦可以往來於其國而車馬之從續紛于秦魏之郊夫奚不可乎吾聞之聖哲之出將以仁諸侯而撫百姓今以一館人而不能使其底僕死之後恐夫子無所主矣夫賢者之于諸侯先所主也無所主而賓諸侯人孰信之徵君答曰魏王之賓也素無國士之遇甫之館于魏也亦無待人之辱可以去而不就是

吾裕也魏王何爲雖然諸侯之懈德未有甚于魏王也色荒于宮禽荒于田吾數諫而不聽是竊效宮奇之愚而不爲百里奚之智也幸而魏王無逐客之令以戮天下士憲也得以翱翔而逝焉吾子義不輔矣子欲吾返駕而就吾亦何聲以辭秦之聘哉若不得已唯是奉尺簡于魏王陳吾所以去之故明吾所以不返之故宣吾所以假館無妨于子之故子必免矣乃遺魏王書館人歸魏是歲魏人求盟于秦

易

卷四

六

天祿閣外史卷四終



110X
567
100
63